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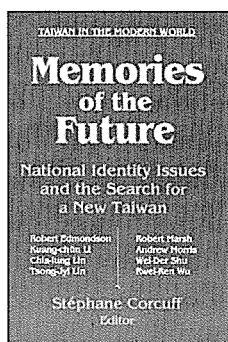


國家主義、國家認同與臺灣

952-55

英國諾丁罕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員

蔡明燁



第一次見到高格孚博士（Stephane Corcuff），是在2002年5月間，倫敦亞非學院（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，簡稱SOAS）所召開一個以臺灣為討論焦點的國際會議上。這位極具中、英文造詣

的年輕法國學者，以李登輝時代臺灣政治心理的變遷為主題，風靡了所有在場的與會人士，激起一場熱鬧滾滾的唇槍舌戰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因此會後當我知道他剛編輯、出版了一本新書——《未來的記憶：國家認同的議題和對新臺灣的追尋》（*Memories of the Future: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*. New York: M.E. Sharpe, 2002）時，自然是要先睹為快了！

無可諱言，「認同」是一種流動性的概念，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動而做潛意識上的調整，於是當某甲在臺北收看平常的地方新聞時，他或許認定自己是寶島的一份子；在收看北京對台海的武力威脅畫面時，可能格外感受到自己是屬於中華民國的國民；當看到談論中華文化、遠古歷史或者是介紹中式佳餚的節目時，不自禁覺得自己是中國人；而在接收來自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（CNN）的新聞報導時，則又很可能有著身為世界公民之感。這是一種後現代觀眾認同的多元化概念，打破了「非此／即為」的政治界線，當有線及衛星電視在臺灣大行其道

後，更對當地居民產生了非常具體的意義。但是基於兩岸的特殊情勢，某些情況下，政治的障礙無法避免成為這種身分認同自由切換的絆腳石，例如1996年和2000年的總統大選，熾熱的選情和中共的文攻武嚇，一再聯手將臺灣的國家認同推上檯面，並在國內外媒體的大肆報導下，更加突顯出兩岸的差異性，從而加深了認同的鴻溝。

事實上，當我們使用「臺灣」這個名詞的時候，本身就充滿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意涵，跟「中華民國」這個語彙，具有不同的意義。許多學者認為與其爭辯「中國人」、「華人」、「臺灣人」這幾種身分的競爭或並存問題，倒不如討論不同的認同「型態」，特別是「文化認同」和「政治認同」。畢竟從文化的角度說來，硬是有那麼一種難以明確指出的「什麼」，使得海峽兩岸，甚至遍佈世界各角落的華僑們，自有其相似之處！可是若從政治的角度來看，那麼其間的鴻溝就相當大了，有些人甚至以為這種鴻溝簡直已經到了無法彌補、整合的地步。

高格孚的《未來的記憶》，以探討臺灣的政治認同為主旨，追溯了臺灣國家主義（Taiwanese nationalism）興起的過程，同時也試圖分析國內政壇的風起雲湧，如何重新架構現代政治、社會和文化對話的本質。

全書除了前言和結論之外，另共收錄了十篇論文，分割成三大部分。正如喬治·桑塔耶那（George Santayana）所曾說過的：「凡遺忘歷史的人，必招致歷史重演。」於是本書的第一部分（第一章至第三章）乃由歷史



出發，透視臺灣國家主義的來龍去脈；第二部分（第四章至第七章）將焦點放在李登輝執政的最後數年間，由各種象徵性的圖騰（如語言的使用）呈現出臺灣國家認同的轉變，以及一般社會大眾對此轉變的反應；第三部分（第八章至第十章）則試圖將討論議題置於更大的研究背景中，指出省籍情結、族群衝突與國家主義、國家認同的交互影響。

一般認為要釐清對現階段臺灣認同問題的爭論，有三個歷史性事件不可不提：1895年的馬關條約，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，以及1940年代間在海外興起的臺灣獨立運動。

甲午戰爭失敗之後，臺灣被割讓給日本，因此許多臺獨支持者，將馬關條約視為臺灣正式告別中國的法律和歷史依據，但他們卻很少將同年成立的臺灣共和國當成獨立運動的起始點，因為臺灣共和國的目的是反抗日本的統治，意識型態上仍然效忠清廷政府。不過歷史學家許極燉指出，臺灣共和國的成立有其重要性，顯示當時已出現了「臺灣人」的集體化概念，而社會學家張茂桂則表示，到了1920年代間，「臺灣人」的集體意識已變得很強，指認在臺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特定族群。雖然當時這種「臺人」或「臺民」意識，並未以獨立於中國之外為終極目標。

也因此二二八事件的爆發，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捩點，第一次在島民的心目中，清楚劃分了「臺灣（人）」與「中國（人）」的界線，並進一步激發了在海外發起的臺灣獨立運動。長久以來，二二八事件具有強烈的族群象徵意義，在臺灣本土展開的反對運動中，成為異議人士呼籲民主改革及政權轉移的強烈訴求，同時也是在此一事件之後，國民黨政府決定開始對臺灣媒體採取嚴厲的管制措施，直到1987年解嚴之前，透過對主流媒體及合法媒體的密切掌握，執政當局幾乎享有對信息資源的全盤壟斷。於是在戒嚴法之下，臺灣媒體所呈現出來唯一的一種認同，便是國民黨政府「一黨獨大」的執政理念和

「反攻大陸」的意識型態，至於臺灣當地的方言和本土文化，則不僅在主流媒體和文化圈受到嚴重的歧視，連在日常生活中也面臨了被壓抑的困境。不過本書第二章作者愛德蒙森（Robert Edmondson）從人類學研究的角度也發現，最近幾年來，基於新的政治與社會現實，「二二八」已經產生了许多新的象徵意義，模糊了昔日族群分裂的歷史記憶，浮現為超越族群的全國性圖騰。

於是由這段歷史回顧中，我們再度證實了「認同」的流動性。如果臺灣果真具備了一種獨特的認同的話，則此一認同實也是受到了外來勢力、文化思潮、意識型態的不斷衝擊所致——特別是來自日本、美國，以及自1945年以來國民黨政權的影響等。尤有甚者，值此後冷戰時代，新世界秩序大幅重整，做為這個新國際政經體系和資訊地球村裡的一環，美國政治社會學家高德（Thomas Gold）早已發現，兩岸三地的流行文化和經貿交流，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，幾乎已成為一股無可抵擋的趨勢，而這股區域化（regionalization）的勢力與全球化（globalization）的浪潮彼此綿密互動，無疑更使臺灣的認同問題變得愈趨複雜！因此在為讀者建立起歷史的觀照之後，本書旋即開始處理寶島今天所面對的各項議程。

1980至1990年代間，臺灣的各種國家政策（如國家綱領）、全國性圖騰（如紙鈔貨幣）、有關「中國」及「統一」的對話（如教科書的修改），以及對臺獨言論的態度等，都出現了緩慢而巨大的轉變，一方面反映出臺灣民眾對國家認同的觀感變化，但另一方面也回頭加強了這種變遷的趨勢。高格孚表示，李登輝時代深植了臺灣政體的本土化，但整個過程是一種階段式的改革，而非與過去斷然決裂的革命。

不過，改革儘管採取了漸進的手段，影響所及卻既深且鉅，那麼面對此一複雜萬狀的變遷，本省人及外省人各有什麼反應？不同輩分的外省人又如何調適自我的認同？由



他們個別的研究中，社會學家李廣均發現，外省人對臺灣的認同雖然模稜兩可，但他們的「臺灣化」終究已是不可否認的現象，同時政治學者林聰吉也達成了幾個引人深思的結論：第一、過去幾年間，無論本省人或外省人的民主價值觀皆很穩定，但他們的國家認同觀卻出現很大的轉變，尤其是外省人；第二、族群差異和民主態度無關，但和國家認同及對臺灣前途的看法，卻呈現重要的關聯；第三、在各種變數之中，族群、國家認同及民主價值觀等三個元素，對臺灣前途的輿論始終具有重大影響。

那麼接下來我們不禁要問：整體而言，臺灣民衆對國家認同未來的看法究竟如何呢？

針對這個棘手的題目，1990年代期間，中研院學者吳乃德曾經做過一項具有突破性的研究，詢問受訪者兩個假設性問題：第一、如果臺灣宣佈獨立後，仍能和中國大陸保持和平關係，臺灣應該宣佈獨立嗎？第二、如果中國大陸的經濟、政治和社會條件變得與臺灣相近，兩岸應該統一嗎？

根據這項調查的結果，社會學教授馬爾旭（Robert Marsh）在本書第七章裡，將臺灣社會區分為4個團體：臺灣國家主義者、中國國家主義者、彈性認同者，以及保守派（不願或不知如何表態者），其中彈性認同者的人數最多，端視上述兩個假設性條件何者先趨成熟而定。馬爾旭並發現，即使面對1996年的飛彈危機，在本省人當中，彈性認同的人數仍與臺灣國家主義者等量齊觀，可見時至今日，臺灣國家認同的依歸，早已不再是黑白分明的族群爭議而已！

於是由此我們也終於瞭解，李登輝在1998年所曾提出的「新臺灣人」主張，為什麼會成為如此強而有力的號召了！正如社會學家張茂桂所分析的：臺灣人的尊嚴來自過去五十年來經濟條件和物質生活的改善，所以要保存臺灣的經濟成果和民主權利，每個人都在海峽現況中摻有一腳。基於此一了悟，本書第九章作者吳叡人乃指出「移民群體和新

建本土化國家重新融合」的重要性，此外政治學者林佳龍也在書中強調，民主化過程所強化的臺灣國家意識，已將「臺灣人」的詞性內涵，由專指「本省人」的族群名詞轉化成「臺灣公民」的意義。

在「臺灣學研究（Taiwan Studies）」逐漸抬頭的今天，已有越來越多的國、內外學人紛紛投身於對寶島的鑽研，但能夠以科學態度嚴謹剖析、坦承面對臺灣國家認同問題的著作，畢竟仍屬鳳毛麟角，難怪本書甫推出不久，即受到臺灣當局相當的重視，造成《英文臺北評論月刊》（Taipei Review）和《歐洲聯盟研究協會電子報》，紛紛在近期內專文推介，同時本書也已贏得學界一致的肯定，因此美國「臺灣學」泰斗馬孟若教授（Ramon H. Myers）推崇道：本書不僅值得一般大眾廣泛閱讀，更值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層及社會精英借鏡參考。

最後，在閱讀本書之際，我獲致了一個小小心得，願與讀者諸君分享：自從1980年代中期的政治自由化推動以來，逐漸開放的媒體環境和日新月異的傳播科技，不僅在臺灣社會開闢了認同議題的討論空間，也進一步創造、整合出了新的認同與意識型態。這個「新認同」不再直接架構於「臺灣（本省）人」與「大陸（外省）人」之間原始差異的辯證（儘管這種矛盾在選舉期間仍是最重要、最充滿激情的矛盾），而是基於市民社會（civil society）的成長，因此我們看到廣大選民嚴重關切的共同訴求，諸如環保、交通、治安、媒體改革的議題……等，能夠促成各式各樣的團體摒除省籍情結，只因對議題的認同而紛紛宣告組成，是臺灣社會循文明途徑邁向民主鞏固（democratic consolidation）的重要契機。如果要繼續呵護這種新認同的發展，以及市民社會的茁壯，那麼一個自由、多元、開放、包容的社會（包括媒體及學術環境在內），讓各種不同的身分認同及認同型態都能和平共存，毋寧是一個必要條件。



參考文獻

1. Chang, Mau-kuei (2000), On the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, China Perspectives, No.28 (March-April 2000): 51-70.
2. Corcuff, Stephane (ed.) (2002), Memories of the Future: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. New York and London: M. E. Sharpe.
3. Gold, Thomas (1993), Go With Your Feelings: Hong Ko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Taiwan, China Quarterly (Vol.136, No.4): 907-25.
4. Rawnsley, Gary; Rawnsley, Ming-Yeh (eds.) (2003),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Greater China: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lection of Identity. London: Routledge Curzon.
5. 殷仕, 《蔣介石與李宗仁》, 臺北: 一橋出版社, 2001 年。
6. 許極燦, 《尋找臺灣新座標》, 臺北: 自立晚報出版部, 1993 年。
7. 蔡明燁, 《媒體世界》, 台北: 幼獅文化, 2001 年。
8. 蔡明燁譯著, 《危機與安全》, 臺北: 幼獅文化, 2003 年。



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稿約

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以刊載與圖書或出版相關之論述為主。內容包括報導臺灣地區最新出版之新書書目、新書介紹、書評、專題選目、作家與作品、出版人專訪以及國際出版觀察等專欄。園地開放，歡迎賜稿。

1. 賜稿以未經發表者為原則，文長不超過五千字為宜。
2. 請提供 WORD 文字檔之電腦磁片或書面稿；凡經賜稿，不論刊登與否，恕不退件。
3. 來稿如涉及著作權或其他文責問題，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。
4. 其他刊物或個人如需轉載本刊文章，需徵得作者及本刊之同意。
5. 本刊編輯有審稿及修改權，如有不同意見，請在來稿時聲明。
6. 來稿經刊出後，依政府相關規定致贈稿酬，此項稿酬已包括各種型式發行之報酬，本刊不再給予其他酬勞。
7. 來稿請註明作者姓名、現在服務單位、職稱、身分證字號、戶籍所在地址、電話、傳真、E-MAIL 或作品發表時使用之筆名。
8. 本刊內容並將以電子型式發表於國家圖書館網站上，不願意於網上發表者，請特別註明。網址為：<http://lib.ncl.edu.tw/isbn/index.htm>
9. 賜稿請寄：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《全國新書資訊月刊》編輯部收，或 E-MAIL：newbooks@msg.ncl.edu.tw
10. 聯絡電話：(02)2361-9132 轉 705；傳真：(02) 2311-5330